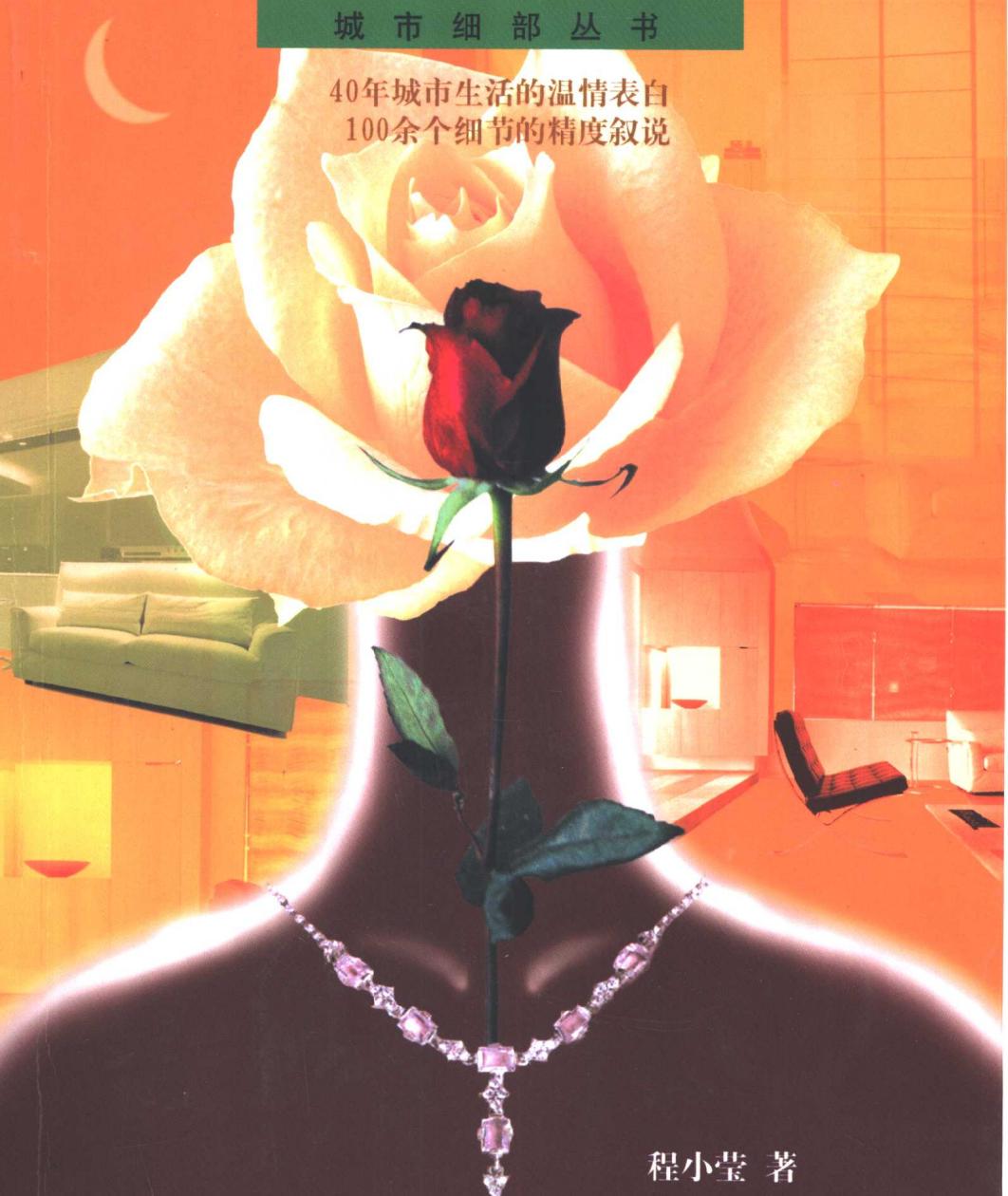


城市细部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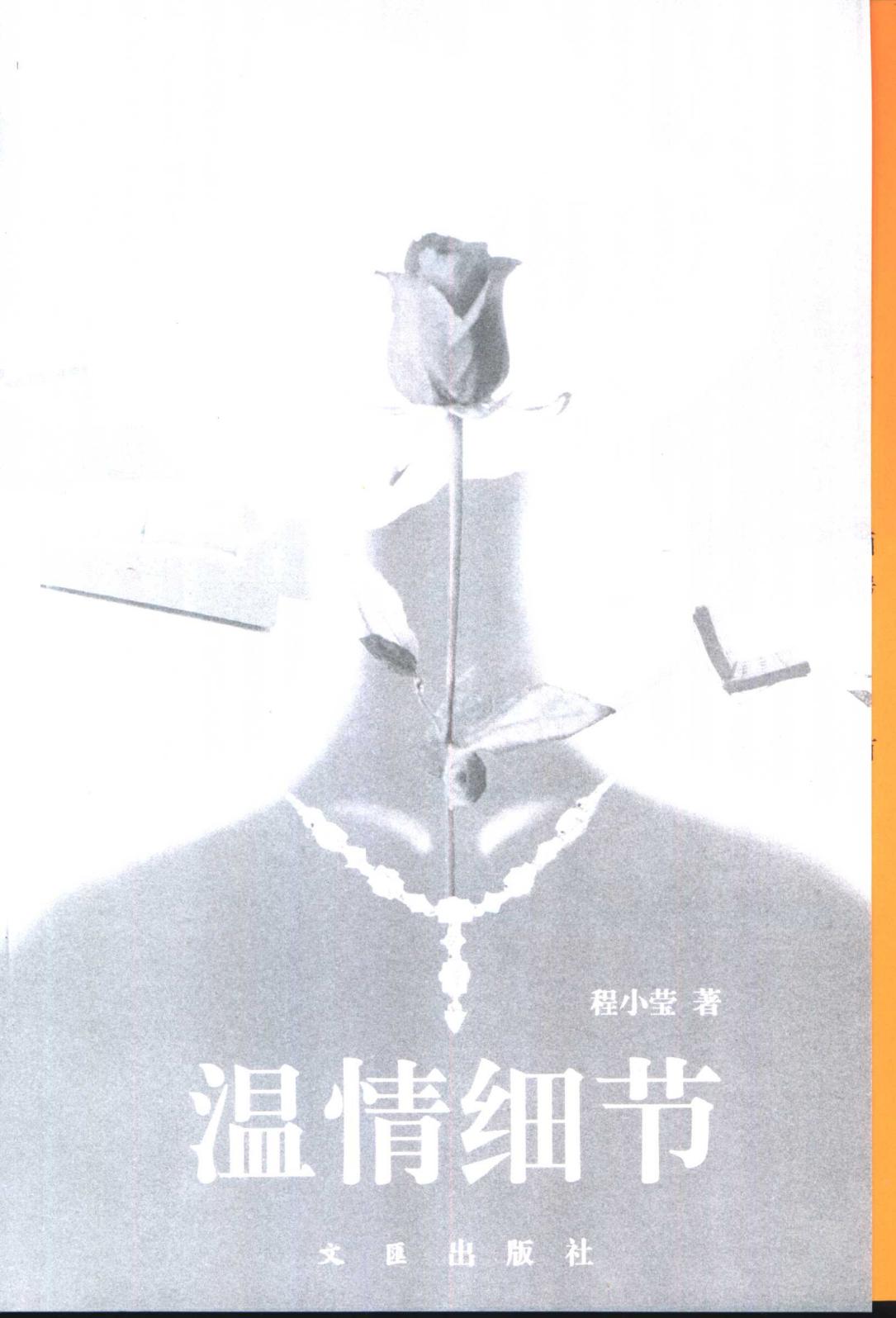
40年城市生活的温情表白
100余个细节的精度叙说



程小莹 著

温情细节

文 匾 出 版 社



程小莹 著

温情细节

文 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情细节/程小莹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4
(城市细部)

ISBN 7 - 80676 - 124 - 1

I . 温… II . 程…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677 号

温情细节

著 者/程小莹

责任编辑/朱耀华

装 帧/冯节 丰臣设计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20 千

印 张/10.375

印 数/1 - 6000

ISBN 7 - 80676 - 124 - 1/I · 030

定 价/20.00 元



“大怪路子”(自序)

我把 108 张卡片整理起来，像要打“大怪路子”，洗着两副扑克牌，随便抽出一张，便看到上面记着的一个细节，便知道这个细节会在本书的某个章节里出现，与哪些事件和人物有关；这很有趣。

我抽到的第一个“细节”——“一粒芝麻嵌在牙缝里，在上午 8、9 点钟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自然地出来了，流出自然的香。60 年代。”是一张“王牌”。

第二张是——“我发现许多人都喜欢将一丁点东西搓在手中，只要形成了滴溜滚圆状，便难以释手。比如像抠鼻屎，搓鼻屎。任何年代。”这只牌比较小，最好有“炸弹”，跟掉。

第三张是——“木匠最唠叨的，是在使锤钉铁钉的时候，一边钉着，先轻轻剁几下，让钉子钉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再逐渐使劲，一记比一记用力，到钉子差不多都吃进木头里了，他狠劲地敲着，一边配合着劳动的声音，哇啦哇啦地说事儿；钉一颗钉子说一件事儿，很清晰的；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装修房子的民工。”这让我想起来人物，接下来抽到的一张，正好与这个人物配成一对——“女裁缝吃过饭，让孩子睡了，自己用一下我家的马桶。放马桶的地方在床后，那儿用一块布帘隔着。她在里面很轻手轻脚，小便的声音是很细微的，在最后盖上马桶盖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都是很克制的。”这一对后来在我的书里是一个章节，这一章是这样结束描述的：“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成为一家人。

走出去的时候，看上去很像。”

像这样的对子很多，是“姐妹对”。

我又洗了一遍手里的卡片，看到有一张正好对着我。这在真正打牌的时候，是“做牌”了。有点“老千”的意思了。“知青带来的农村土特产，安徽，山芋干，花生；江西，樟木箱，和排门板；云南、贵州，酒和香烟；黑龙江、吉林，很大的黄豆和葵花籽；家里的人，便围坐在太阳底下，吃着带回来的土特产，和上海市民配给的年货。有几个女人教我把花生米和奶糖一起放在嘴里吃，先是慢慢地甜起来，再有花生的香味，一点一点和着奶糖的味道，浓郁起来，是很地道的花生糖。这个时候，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着这一年推出的一些革命历史歌曲，在每放一首歌的时候，都要说一遍：‘聂耳曲，集体重新填词。’或‘冼星海曲，集体重新填词。’70年代。”

类似这样的细节很多，堆砌细节，是我在这本书里的手法，像“同花顺子”。

我抽到的最后一张，上面记着这样的细节——“有一天，在饭桌上，有个中年妇女，在动筷前，先将筷子到有汤水的菜碗里蘸一蘸。这让我想起过去许多平常的日子，上海的日常生活。9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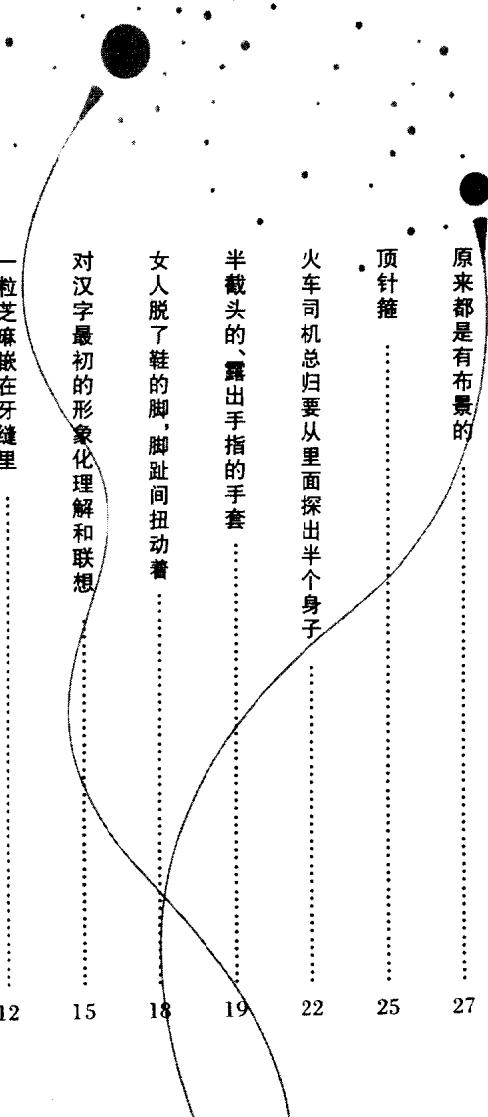
这是一张“大怪”。我是用在全书的“尾声”里。这样的生活细节，已经日渐消失。

所有的卡片，我都在上面打个“√”。表明我已记录在书里了。这些卡片然后便被付之一炬，在我的烟灰缸里融为灰烬，是满怀的火光，满怀的忧伤。它们的使命都交付于这本叫《温情细节》的书里了。过去40年，我被生活所迷醉，并且将目光适时地投向罗曼·罗兰、雨果、纳博科夫、村

上春树、张爱玲，和同时代的王安忆。我承认，这些人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甚至都为无法向他们表示我的谢意而无比懊丧。我只好在这里借着自序，自说自话地向他们表示敬意。并且以自己 40 年城市生活的温情表白，和 100 余个细节的精度叙述，来打一副“打怪路子”。

你们去看好了。

目 录



火车司机总归要从里面探出半个身子	22
半截头的、露出手指的手套	25
女人脱了鞋的脚，脚趾间扭动着	27
对汉字最初的形象化理解和联想	15
一粒芝麻嵌在牙缝里	12
流行一种叫「宝塔糖」的打蛔虫的药	9
亏就亏在这根塑料皮带上	6
初恋生活——一个孩子眼中的20世纪60年代	

一种叫简装冰砖的，一角9 59

那时候的人穿毛衣都习惯将毛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 55

课桌里经常会有别的班级遗留下来的东西 52

公共汽车上的玻璃窗摇把的手把柄没有了 49

「人民的乳汁」 47

女裁缝和小木匠 43

石库门房子里的响动 42

雨水淋在竹竿上 38

全中国的磨刀人是一个模式 36

吃橄榄和盯橄榄核 34

大人的手从裤管和袖管口伸进去 31

天才少年的游戏和生煤炉 28

有生以来第一张证件照

一句过门——啦来嘟

让女人坐到那台织布机旁,「咔嚓咔嚓」地来几下

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

再也没有奶油巧克力的香味飘过来了

用绳子将蒋介石捆起来的感觉

我以为我们这个城市从此就成了乡下

冬天的时候戴「领套」

轿车里面伸出几根手指头

放电影的第一束光,是打在大幕上

将钢笔笔套竖在桌上，手指一拨弄	120
艺术气质	113
赤脚走在泥地里	110
花生米和奶糖一起吃	107
《参考消息》	106
听上去像一匹马在小跑	103
「华生」电风扇发出「嗡嗡」的声音	97
拉链和拉练	95
乒乓球	93
按摩胸大肌	92
「假领头」	90

在大学校门口探头探脑

挪开步子的时候，大脚趾头就要往上翘一翘

背带裤与饭菜票

上海最大的阅报栏和宣传栏

一杯牛奶和几个油炸春卷，是一种营养

胸廓上是松松软软的，颇见母爱

有一只夜猫子在等我

在弄堂两侧的排水沟里带球突破快捷方便

一脸的『文艺界』表情

120 照相机和自制的放大机

食指和中指长短一样的人

有一种叫“皮拖”的东西 ······

拐杖敲击在地板上的声音 ······

伤筋膏的止痛效果还没有完全起作用，那人就被毙了 ······

将《新华字典》里面所有文字偏旁的汉字看遍 ······

坐办公室的人喜欢用各式各样的瓶子来代替茶杯 ······

很大的信封像一辆坦克 ······

两个人从雨伞底下站出来就没有说悄悄话的氛围了 ······

一个男人的嗓音，让那个年代的文化人开始接近西方 ······

热水瓶上的木塞弹出来 ······

80年代：清晰地感受到夏天的来临

与手有关的东西，钢板蓝根

在录像机里插进像带，机器总要发出咔哒咔喇的声音

屁股上的肖像权

「朝阳格」

滑头生意与小生意

「3班的长脚，穿牛仔裤了」

「虫橘子」噗噜噜地滚落下来

吃小核桃的姿势像修钟表

每月领退休工资，在横梁上旋进一颗木螺钉

梧桐树上落下的，也是一些纸片

所有人在添了八字胡以后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年底，单位里发了5斤大米、2只光鸭

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眼泪鼻涕滴滴嗒嗒 ······

她们弓着腰，手指放在臀部上，朝背后的同伴做手势 ······

让我们记住他们最痛苦不堪的脸 ······

男人与女人的细节和死结 ······

人欢天喜地走在大路中间 ······

『山东恶虫，十元三条』 ······

他们说话舌头要抵着牙齿的后面 ······

工人都操着外地口音，横看竖看都不像 ······

90年代：穿越你的青春我的中场

两个红色的箭头，却是裹娜伸展的 ······

尾声：在劫候前，先将筷子到有汤水的菜碗里蘸一蘸…… 316

· 每年年底，我都会发现出现了许多崭新的人民币 …… 314

段子：90年代在城市生活里引人发噱的话语 …… 306

帖子：一种像大字报一样的「东东」 …… 301

「要搞大」 …… 299

女人切自己欢喜吃的榨菜丝，极细的一根根 …… 292

男人伸出来两根细白的手指头，刮蛋壳里的蛋清 …… 289

下雨天穿着皮鞋走路 …… 287

这细长的一条揳入的一刻 …… 285

生活里，有时候弄出点奇形怪状来 …… 276

「球」叫起来响亮，且嘴形有点翘 …… 272

从高的地方看下去，看得更清楚。是尽收眼底了。

有许多高处，可以眺望城市。在一个顶点。

有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站在一个顶点上，尽管很高。
有人在你的上面，他们从你的身边经过，爬到了你的头上。
你总是想方设法争取攀上一个顶点。

这时候，你会觉得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这时候，你会有许多离奇古怪的想法。你会有一种跃跃欲试的腾飞欲。你想着日本电影《追捕》的台词：“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了如此罪行我追悔莫及。我决定就此结束我的生命。”“一直走，不要往两边看，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昭昌已经跳下去了，堂塔也已经跳下去了，你也跟着跳下去。”

这时候，你眺望自己的城市，“党卫军少校冯·迪特里斯，已经到了萨拉热窝。”这句源自于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台词可以使人产生某种自信，与生活的细节和想法有关；一些个人生命的独特体验。有点奇特。“奇特”这个词儿又让人想到一个叫“奇拉维特”的人，这个南美巴拉圭国家足球队队长兼守门员经常跑出来罚任意球为本队得分；比较奇特。

这个城市建筑的轮廓，就像是插着的无数兵器，剑与盾



牌，长矛与盔甲。城市透着现代金属般的光泽，使人觉得恍如梦境。你低声自言自语；许多人在你面前一一走过。各种各样的发式、头巾、帽子，都是在故事里看到过的。

你和一些人进入了一个个现场。你和我会发现彼此认识，你我彼此惊讶地相视，发现一张自己的脸，皮肤上有一粒痣，眼角上有一个疤，头发稀少，或是秃顶，或是在发式、头巾、帽子上，有着一些记认，却是熟视无睹的；还有一些动作，因为习惯而显得自然——说话的时候两个手掌互相捏来捏去；隔一个时辰要往后梳理一下头发；走在马路上总要端详着自己在橱窗玻璃里的身影；说上海话夹普通话，说普通话夹外国语；都是熟悉的。这些细部的微妙常常是支离破碎的，但依然在发光，像碎玻璃片一样。这一切使你我会产生一种幻觉。是城市积累着的无数生命。

生命降临到了自己的身上，便有了命名，便开始了生长；上海人称“虚年龄”为“叫名”，从开始叫名字了，便开始了岁数。

1956年7月8日。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我渐渐感受到，那是个梅雨过后的初夏，闷热而潮湿。午后，一个坐在街角的上了年纪的摊贩，趴在他的西瓜堆上，睡着了。阳光在湿润的空气里嗡嗡作响；也许是一只苍蝇。从那时候开始，生命降临了，但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等我睁开眼睛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发现第一个小秘密——所有的人都会挖鼻屎。人们无意间将一点点鼻屎从鼻孔里小心翼翼地抠出来之后，都会不由自主地搓在手指间，搓成滴溜滚圆，爱不释手。

这个细节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细节。这个城市在很长的时期里，灰尘多，灰尘吸进鼻孔